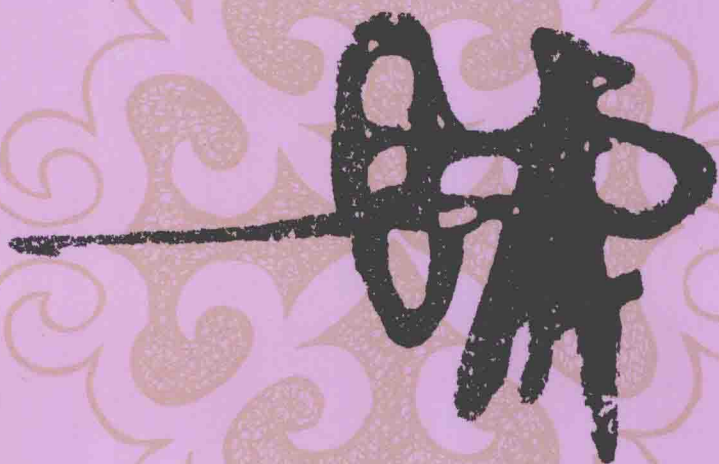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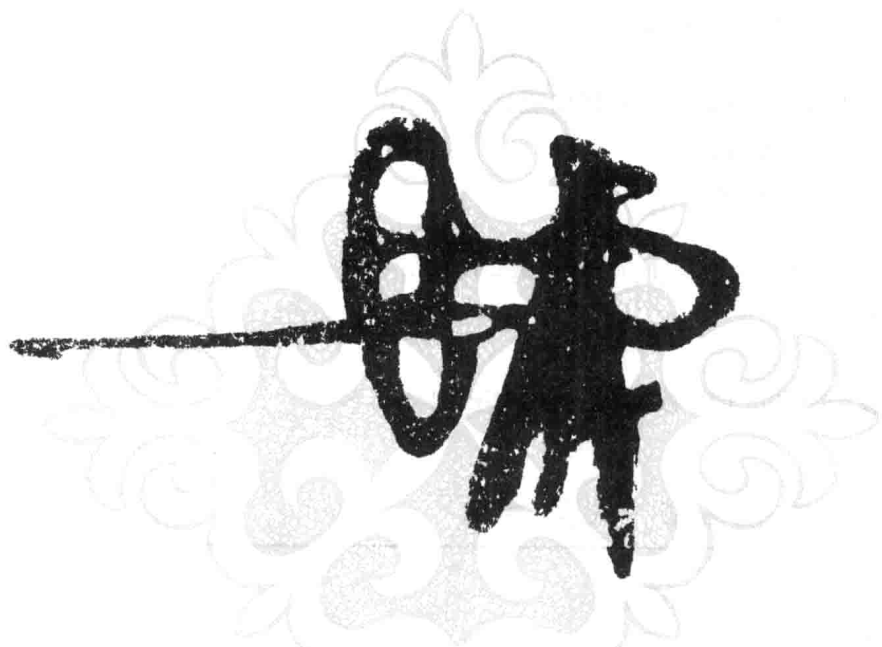


挂上树梢的毡房

武夫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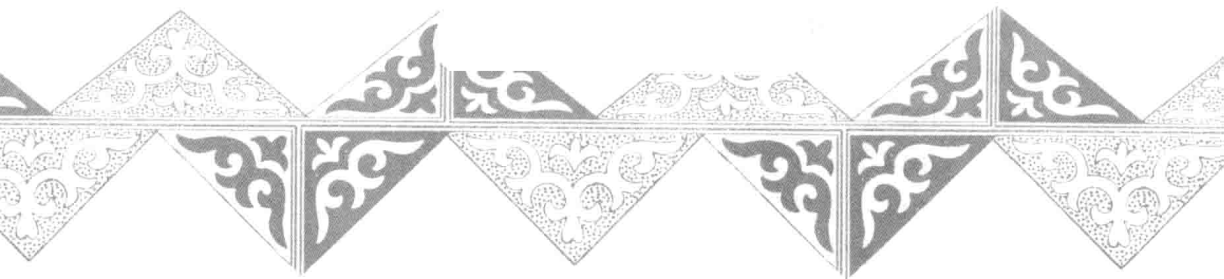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挂上树梢的毡房

武美安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上树梢的毡房 / 文昊主编. -- 乌鲁木齐 : 新疆
美术摄影出版社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10
(亚洲中心文化丛书)
ISBN 978-7-5469-4450-0

I. ①挂… II. ①文…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464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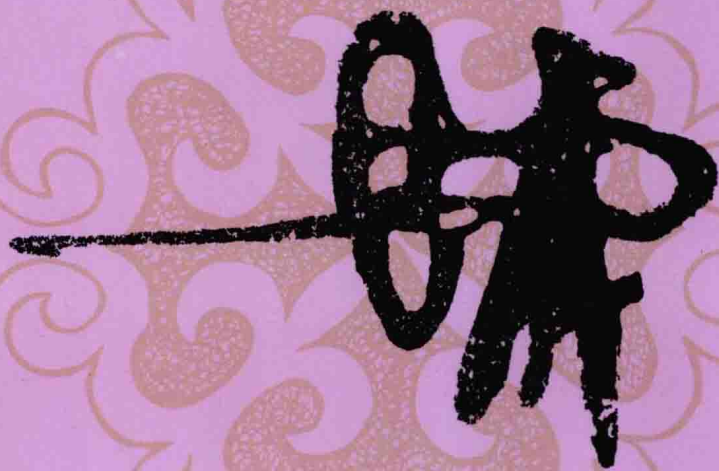
亚洲中心文化丛书 文昊 主编

本册书名	挂上树梢的毡房
作 者	武夫安
图片提供	东 润 晏 先 文 昊 闫波成 程 春 冯 刚 甄希林 孙继泉 洪永祥 武夫安 余江兵 小 雨
责任编辑	高雪梅
装帧设计	党 红 李瑞芳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编:830026)
电 话	0991-377393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7.5
字 数	1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450-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 阿尔泰“狗头金”谜案 2
- ❖ 探访玉石之路 13
- ❖ 揭开喀纳斯“湖怪”之谜 21
- ❖ 走进阿尔金山野生动物的家园 32
- ❖ 追踪最后的野骆驼 40
- ❖ 野马悲情沧桑度百年 46
- ❖ 清朝皇帝圣旨失踪之谜 54
- ❖ 中国最后的“王爷” 64
- ❖ 神秘大漠的“白毛男” 72
- ❖ 苏联红军骑兵第八团援华揭秘 77
- ❖ 日本僧人的尼雅之谜 80
- ❖ 勇斗楼兰盗墓贼 87
- ❖ 西部探险,第一个吃螃蟹的怪杰 93
- ❖ 米兰最后的罗布人 98
- ❖ 新疆科学家揭秘撒哈拉 105
-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烽火人生路 110



挂上树梢的毡房

武夫安◎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阿尔泰“狗头金”

谜案

清末民初,是阿尔泰山脉百里金沟最热闹的时期,每年都有数以万计来自国内和俄罗斯的淘金客、骆驼客和收购砂金的客商。

1889年11月,大金沟挖出了一块重四千多克的狗头金,轰动了整个阿勒泰地区。于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了,十几个淘金客,命赴黄泉,俄国驻阿勒泰地区大使馆官员被刺,狗头金从此杳无踪迹……

这是清末民初阿勒泰地区最大的黄金谜案……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勒泰地区又迎来了一波淘金的高潮,当年那宗黄金谜案的知情人都出现了……

—

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比喻成雄鸡,鸡尾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勒泰。那莽莽苍苍,绵延千里的山脉就是阿尔泰山脉;那山脉中自盘古至今奔流不息的河流就是额尔齐斯河。

“阿尔泰”(蒙语,“金山”)几个世纪以

来笼罩神奇和神秘面纱,若虚若实地飘浮在神话和现实之间。

相传“阿尔泰山72条沟,沟沟有黄金”。这不知是哪一代流传下来的诱人说法,但确实是阿尔泰山脉的真实写照。

额尔齐斯河千百年来大浪淘沙,淘出了金子,也是淘金者的眼泪;述说着一代又一代“金客”虔诚、疯狂的梦想;围绕着黄金,记述着一



代又一代“金客”传奇般的故事。

本文叙述的就是清末明初的这段关于一块4000克重的狗头金的故事。虽然一个世纪过去了,但至今也无法淡出人们的记忆……

二

李二傻是无意间闯入一个叫大金沟的山谷里来的,又是在无所知无所奢求的心境中与狗头金结缘。他长眠在阿尔泰山大金沟山中的亡灵是不可能知道,因为他发现了那块“狗头金”,那血腥的故事延续了两个世纪……

1909年(清宣统二年)3月,太原府最大的商号,宝丰号的一支150峰骆驼的驼队,驮了丝绸、茶叶等江南货,从太原出发,经中卫至武威、出嘉玉关,一路西行,过哈密、乌鲁木齐、阿勒泰,目的地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斯塔纳,领头的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叫李大奎,山西齐县齐家村人。李大奎是宝丰商号大把头,在这条西行的驼道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大漠、山川、戈壁荒原留下了他们艰难跋涉的足迹,风霜雪雨里他们与恶劣的气候环境抗争,面对野兽、盗匪他们舔着刀尖上的鲜血度日,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场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有许多人因干渴、疾病、野兽、盗匪先后一个个地离去了。眼泪一次次地流干,心一次次地被掏空。然而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这条洒满血泪的“丝绸之路”还是要走下去。

李大奎打算走完这一次驼,就不再干了,20年的风雨历程,手里多少有了些积蓄,等这次回来,在太原干点小买卖,能够让一家人糊口也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这次走驼,他的心里多了一份担忧。年迈多病的三叔一再嘱托,把他家的“二傻”带上。他知道三叔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三叔因

病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二傻”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姐姐嫁人,18岁的“二傻”不得不外出谋生。“二傻”其实不傻,只是太老实,人实在,又不爱说话,因排行老二,便叫了“二傻”。

“二傻”虽然没有出过门,一路上也是能吃苦受累的,从来没有掉过队。这让李大奎心里稍稍有了些许安慰。

然而,这次李大奎面临着灾难不是某一个人给他制造的。当李大奎的驼队浩浩荡荡地将要沿着额尔齐斯河流域走过科布多镇(现蒙古境内)时,遇到了一股子“老毛子”军队的围截、屠杀和掠夺。

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已无暇顾及西域的防务,在俄国沙皇政府煽动、操纵下一小撮王公活佛成立了临时政府,纠集了数千兵丁向清朝政府阿勒泰办事大臣的驻地——科布多镇进犯。驻科布多镇的满族参赞傅镜与镇边史延年,率驻军抵抗,终于寡不敌众,开城投降。(出自《新疆图志》)

科布多攻下不久,李大奎便率领着他的驼队走进了科布多,守城的老毛子军以为是清政府押运粮草的驼队,围追堵截一阵厮杀。李大奎感觉劫他们的这伙兵丁不像一般的劫匪。一般的劫匪是只图财不害命的,这伙老毛子兵是既夺财又杀人。他看到形势不妙,便要伙计们弃驼逃命,慌乱中,他本能的举动,就是一把抓住了兄弟“二傻”的手往山里逃去。

不幸中的万幸。李大奎拉着二傻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山林,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他收拢了一起跑出来的兄弟们,数了一数,一百五十多人就剩下八个人,大家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李大奎带着5个逃出来的兄弟,一路相互搀扶着向阿勒泰的方向走去。

到了北屯镇,李大奎一行早已是身无分文

了。大批从内地来的淘金客给了他们启发,为了挣够回老家的盘缠,他们也加入了淘金的队伍。

三

黄金的暴利诱惑着各色各样的人云集在阿尔泰山的东岔河、西岔河、新金河、老金河、哈熊沟、板场沟等地方。因此,清政府驻阿勒泰的办事长官把黄金税收当作重要的财政收入,

并设立了金课局,凡入沟淘金者必来办课税手续。

那个时期,阿尔泰主要出产砂金,金子的成色很高,颜色也纯正,熔化后不用提炼可直接加工成项链、戒指等饰品,不但在新疆有名,而且在中原和中亚一些地区也久负盛名。颗粒金就更珍贵了,有的形如黄豆、玉米、高粱等,人们亲昵地称为“阿金”。



摄影 / 闫波成

采金人有两种,一种人是自己有一些积蓄,在课税局登记,自己出资购买淘金工具和吃住等生活用品,雇人淘金,以黄金分成或以货币给出苦力者付薪;另一种人,就是身无分文的苦力者了。

清末民初的开矿淘金主要是在河滩进行的,他们把石滩表层近两米多的沙石层拨离开,到了含金层时,就把流槽架到河边。流槽通常是用木头做成的,半米宽,两米多长,把钉死的一头垫起来,形成25度左右的斜坡,槽子的下半截和框口下铺上毡子,将人工挑来的金沙一锹锹地铲入槽内,再用水冲洗,因为沙子比石头的比重轻,则被水冲下去。与这些石英沙、岩石粒共生的沙状矿物质留在槽底的毡子上冲不下去,其中含有少量的沙金。

雇工们的活干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淘金

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规矩,干粗活累活的雇工是绝看不到沙金的。

剩下的工序就是由工头或者老板自己来完成了。

老板或者工头等到毡子上挂满了一层黑沙,再把毡子取出来放进大盆里用水把黑沙冲下来,然后,用专门用于筛选沙金的金簸子,一点点的筛选,一次次地有节奏地颠来颠去,把黑沙子一点点地冲出去。到剩下少量的铁沙和金沙了,再用一个铁皮制成的小金簸子一点点地淘,直至把所有的铁沙淘去,剩下的就是亮闪闪、金灿灿的沙金了,淘金人把这道工序叫做“摇簸子”。这个程序雇工是看不到了,老板小心翼翼的目的是怕雇工的手不干净,更怕雇工知道淘金数量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火凤凰是在那天黄昏,在水边摇完最后一

次金簸子时，远远看到六个衣冠不整、面色憔悴的人向她这边走来的。

起初，火凤凰紧紧盯着簸子里那星星点点的金沙目不转睛，生怕一不小心让一小粒跑了。此时是她最紧张也是最兴奋的时刻，那点点的金沙在她的心中就像银河系中闪闪烁烁的星星，是她心中的向往，那种感觉只有此刻才有。有时，她在想，她怎能变成一个活在欲望中的女人呢？现实确实如此，她像一个大烟鬼一样痴迷地寻找着这种感觉，享受着这种感觉的全过程。每逢淘沙金时，她的脑海里有着无边无际的幻想牵引着她越走越远……

当李大奎等五人走近时，一下子把火凤凰从极度的兴奋和紧张中惊醒。那种意犹未尽的愤怒，那种被人窥视的恐惧，让她一下子变成了一头愤怒的母狮子，咆哮起来。

“老尕！老尕！你他娘的死哪去了？有人来了……”

火凤凰惊恐未定的叫喊声，让老尕吓了一跳，因为老尕知道火凤凰在选沙金，这种叫声是绝对出了意外。老尕和几十个弟兄像躲在洞里的饿狼一样从蛰居的地窝里一下子窜了出来，将李大奎等六人团团围住。七手八脚地将他们六人捆了起来。

老尕一伙人的举动，让李大奎等人懵了，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束手就擒了。走驼李大奎是行家，可是淘金人的规矩他就一窍不通了。他犯了淘金人的大忌，每天黄昏，是金老板们筛选沙金的时刻，一般人这时是不进山的，一旦来人非抢即盗。

李大奎一伙人被老尕当作土匪强盗抓了起来，一番盘问才摸清了来龙去脉。火凤凰看这伙人也不像强盗，既然他们愿意留下来淘金，正缺人手的火凤凰将他们这伙人收留了。

今年三十多岁的火凤凰，白净细嫩的圆

脸，一米七的个头，丰满的身材，让淘金汉子们看了魂不守舍，这条金沟里她是出了名的野凤凰，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会，别看她长的秀色可人，可是她的火暴的性格，让许多想打她主意的男人都望尘莫及，占不了便宜往往还落了一身骚。有人说她和阿勒泰衙门里的长官老爷有什么关系，暗地里常来常往。有一年，金课局的管事上山收课税，被火凤凰火辣辣的眼睛和勾魂的身体曲线弄得心里直上火。在火凤凰的地窝里一顿大吃大喝之后，想占火凤凰的便宜，不想她不慌不忙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小木牌轻轻敲了敲，管事看清了，那块木牌正是阿勒泰办事大臣的腰牌，吓得跪地磕头：“姑奶奶，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你饶了小的吧！”

磕头有如鸡啄米，之后，这位管事大人带上手下，课税也不收了，狼狈逃窜，身后传来了火凤凰放荡的笑声……

还有一次，几个小贼在黄昏时分突然闯进火凤凰的地窝子，抢沙金，还没有得手，就看见了火凤凰手里的狼标，在匪道上没有人不认识这只狼标，它是阿尔泰山脉里狼帮首领刘金魁的狼标。据说，刘金魁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下数千兄弟，分布在阿尔泰山脉的各个山头。刘金魁虽然是个大魔头，但他对抗的是官府和富豪，却从不动穷人。他有五个这样的狼标，只有他本人和少数几个亲信才有此标，见此标就如同见他本人。这帮小混混磕头如捣蒜，接着就是抱头鼠窜……

火凤凰在阿勒泰是黑白两道上通吃的女强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至于是真是假，谁也无从考证。关于火凤凰的身世至今还是个谜。

据说，她家境贫寒，19岁就被父亲卖给一



个大她20岁的金老板做妾。这个金老板接连娶了两个老婆,给他生了一群丫头,他再娶火凤凰就是要她生儿子,老天偏偏不开眼,火凤凰接连几年又给他生了三个丫头。这样火凤凰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丈夫是个烟鬼加酒鬼,喝醉了就打她,火凤凰经常被打的体无完肤。于是她心一横,偷了些金子,与一个相好的“金客子”私奔了。

他们来到偏远的山里,在山里开始开矿淘金,“夫唱妇随”恩爱有加,过起了夫妻生活,可惜这个“金客子”是个短命鬼,在一次上山的途中不小心坠崖身亡……

于是,火凤凰就开始自立门户,开矿淘金,几年下来有了不少的积蓄。

在火凤凰的眼里,金子和男人一样是自己淘来支配的,而不是自己被金子或者男人们占有或支配。换句话说,火凤凰她需要男人,更需要金子。

她曾无数次地为想占有金子和拥有了金子而发狂;更为想占有男人和占有了男人而发疯。在她心中占有者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相反,她永远不会被金子或者男人所占有。

然而,李大奎等六人的到来却改变了火凤凰的生活。

在男人面前,火凤凰永远像一匹高傲的母狼,但凡见过她的男人,眼珠子没有不在她身上滚来滚去的。然而,李大奎却是个例外,这让火凤凰膨胀的自尊心多多少少有些受挫。

李大奎坐在火凤凰的面前,依然像个数百峰驼队的头人一样,不卑不亢,根本不正面看火凤凰,“我们是在您这里挣个回关内的盘缠,不想发什么大财?老板若是留我们,出力气没有问题,你们的规矩我们守,淘沙金时,你管吃管住与你们这里人一样的工钱,如果,我们捡

到了金豆子或者大金块,老板给我三七分成,老板七,我们三……”

李大奎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这方圆几百里的金沟里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疙瘩了,你们还在做梦啊!”

笑得前仰后合的火凤凰,答应了李大奎的条件。

李大奎是个做事认真严谨的人,对于火凤凰和老尕等人的嘲笑,不动声色,缓缓地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老板。”便起身跟着一个淘金汉去了雇工们住的大地窝子。反倒把火凤凰晾在那里了。

李大奎等人干活和做人一样诚实,是不惜力,不偷懒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每天一样的工序,就是从矿床上把矿砂、石块等背到河面的流槽前。

四

8月的阿尔泰山谷,已是树叶金黄了。因为这里是高寒山区,秋天比别的地方来的早,山里已明显地增加了许多凉意,再有半个月冬天就要来了,山上一下雪,河滩上的矿床就挖不动。为了延长淘金时间,淘金汉开始在山梁上开凿矿洞,在洞里采挖。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李大奎他们六人淘的沙金扣除工具钱和吃住费用,根本没有挣上什么钱。眼看着今年回去的愿望就要破灭了,大家心情很沉重,心里急呀,六人中二傻最小,又累又想家,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李大奎急了:“你怎么像个娘们儿,哭有什么用,没有出息的玩意儿。”

当时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俄国的老毛子,不经过清政府的批准就在阿勒泰建立了领事馆,其目的就是来掠夺阿尔泰的黄金。



一进入秋天,老毛子就进山来收购黄金,说是收购,其实是在不择手段地掠夺。

他们早就听说过火凤凰的金矿上出产上等的沙金,虽然老毛子人数不多,却都带着枪,到了任何一个金矿他们都十分嚣张,强取豪夺,留下很少的几块大洋。

火凤凰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一年来海的沙金早就被她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老毛子来时,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在火凤凰手里没有收购到沙金,领头的老毛子却把色迷迷的目光盯上了火凤凰,用左轮手枪逼着火凤凰就范。几个雇工不干了,操起家伙准备与老毛子拼命。

“砰! 砰!”

随着两声枪响,这些金客子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十几个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这些淘金客,就连平日里围着火凤凰屁股转的老尕也傻了眼。

性格刚烈的火凤凰誓死不从。

“你们还是不是爷们儿! 妈的,还有能站着撒尿的吗?”

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逼近,此时的老毛子更加放肆,对着火凤凰动起手来。

这时,像一股风一样,有人飞身扑向了为首的老毛子,这人就是李大奎。然而,当李大奎的匕首还没有逼近老毛子时,老毛子的枪再次响了,这一枪打在了李大奎的左肩上,鲜血刹那间流了出来,然而,像铁人一样的李大奎,只是身体抖了一下,并没有倒下,双眼像尖刀一样,步步紧逼老毛子,他的这一举动,反到让老毛子傻了,他们的目的是掠夺金子,不想惹出更多的麻烦,

于是扔下火凤凰,气哼哼地走了……

在场的人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傻傻地站



摄影 / 晏先

在那里,看着老毛子离去……

直到李大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人们才反应过来……

火凤凰做梦也没有想到,从来不正眼看她的这个男人,此刻肯为她连命都不要了。

同样让火凤凰没有想到的是,跟了她8年的老尕,今天变成了缩头乌龟,老尕平日在自己面前像一条哈巴狗,摇头晃脑的,尽管金矿上的雇工们都由老尕在管理着,省去了火凤凰的不少事,但是老尕也在这些雇工身上刮了不少油。从他来到火凤凰的金矿那天起,他一直在打着火凤凰的主意,可是火凤凰就是看不上这种像哈巴狗一样的男人。火凤凰的这种判断在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这是一个贪心而又软弱的男人。火凤凰并没在老尕身上找到她所需要的那种男人的阳刚之气,只是一种欲望的宣泄和一种郁闷心情的转嫁。在那一刻,她首先想到能站出来为她挡一枪的男人应该是老尕,而不是李大奎。也就是在那一刻,火凤凰对老尕彻底失望了。

五

李大奎受了伤不能再出工了,剩下的几个弟兄更是着急了,眼看天就要冷了,他们回家的盘缠还没有着落。二傻他们为了每天多淘些金,主动每天延时两个时辰收工。

李大奎在雇工们住的大地窝子里养伤,每日三餐火凤凰都亲自动手做好送来,为了给大奎补身体,火凤凰专门派人到山里打了野鸡和野羊等。

在火凤凰的精心照料下,李大奎的伤势好得很快。

一天中午,淘金人都去上工了,火凤凰让人烧了一大锅热水,倒在她洗澡用的大木盆里。还没开口说话脸就红了,这是这么多年来,作为女人她第一次感到害羞,这种羞涩之情还原了她作为女人久违的情感,这种甜蜜和幸福是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与她作为强者在欲望的驱使下去占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快半个月了,你的伤都快好了,我让人烧了热水,你好好地泡泡吧!”

火凤凰第一次不敢直面一个男人说话,李大奎在那里愣了神,进退不能。

“还愣什么,一个大男人还害什么羞呀!”

还没有等李大奎缓过神来,火凤凰就开始帮他脱外衣了。大奎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已经从火凤凰的表情里读懂了这个女人的心事。李大奎的内心也是非常不平静的,活到40岁,除了自己的老婆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这样对他。浑身燥热,热血沸腾,同时,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想拒绝,但是,却又欲罢不能,他也分不清自己是真正喜欢上了这个充满野性,又带着刺的玫瑰?还是本能欲望的需求?或许两者都有吧。火凤凰火热的唇轻轻地吻在

了李大奎左肩的伤口上,伤口痒得让他发疯,他嚎叫着抱起火凤凰,那声嚎叫,是他积蓄已久的……

火凤凰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用这种野蛮而特别的方式占有,眼角上好久没有的泪水,涌了出来。作为女人用心去品味感情,这是她此生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条金沟里更多的是强者的占有,而少有强者与强者的结合。作为强者,作为女人,火凤凰感觉此生有此一次足矣!

所有的这一切始终有一双眼睛盯着,他就是老尕。

六

李大奎病愈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本来火凤凰不想让大奎再去干重活,可是大奎不肯,他不是吃软饭的,他更不能让自己的弟兄们看不起,弟兄们在矿洞里卖命,他却睡大觉?

金洞已经开采了四十多米深了,越往里空气越不流通,人进去就感觉到窒息,干上一阵活就更加喘不过气了,人们轮换着进行向前凿进。可是一直没有金子,正当淘金客们准备放弃时,矿沙里出现了黄豆大小的颗粒金,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们发财的欲望,回家的梦想,随着颗粒金的出现越来越近了。

李大奎进洞干活的那天中午发生的事情,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

那天,二傻从矿洞里往外背矿沙,每背出来一筐由于缺氧总要在洞口歇上一会儿,每次休息时,总是筐不离身,找一个稍高一点儿的坡把筐放稳,人就地坐下,这样便于背筐站起来行走时不费力。依筐而坐的二傻有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经常伸手抓一下筐里的矿砂。他的这个动作是毫无目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这次伸手时,他抓到的不再是矿砂,而是一

块沉甸甸的石头，他正想把这块沾满了泥沙的石头扔了，举在半空中的手突然停住了。二傻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石头，石头的顶部是浑圆的，旁边还有着像两只耳朵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动物的脑袋，二傻想有可能是种动物的化石。他用手把上面的沙子擦去，一下子露出了金灿灿的光，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狗头金吗？二傻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愣了几分钟后他连喊带叫、连滚带爬：

“大奎哥！大奎哥！”

二傻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让干活的雇工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把所有的人搞懵了。

人们围过来时都不敢相信，这傻小子手里捧的是块狗头金。有人在山里淘了一辈子金，别说淘出狗头金，就是看一眼都是无缘。这几十年，方圆百里的金沟就没有出过狗头金。

一块重量 4000 克的狗头金被淘出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在阿尔泰的淘金人中炸了锅，附近的金矿上的金客子们都纷纷跑来开眼界。

火凤凰杀了两只羊，放了几挂鞭炮，让淘金人大吃大喝一顿，那天火凤凰喝醉了，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扶着李大奎的肩膀大发感慨：“我淘了这么多年金，能见到狗头金还是头一次，大奎呀！你是大富大贵之人啊！我火凤凰遇到你，是我的缘分和福气，干！”

人们高兴的同时，也有了顾虑，在当时毕竟好东西要卖个好价钱很难，给 4000 克重的狗头金找一个合适的买主是件不容易的事。金课局收购的黄金价钱很低，倒卖黄金的商人多为小商人，一下子让他们拿出收购 4000 克黄金的钱也不可能。一些小商人为没有足够的钱收购狗头金而发愁，另一方面，狗头金在火凤凰手里一时卖不出去，淘金人也害怕，毕竟树大招

风，几十年不遇的好事让他们遇上了，有谁知道，有多少歪心眼的人在动着心思呢？

一连四五天，来看狗头金的人不少，可是不是钱不够，就是出的价钱太低。

一天中午，来了一帮外国商人，领头的就是那天打伤李大奎的老毛子，他叫巴普罗夫斯基。此人的爷爷是列别可夫，1870 年就开始来阿勒泰收购黄金，1877 年作为普尔热瓦斯基的向导先后三次来阿勒泰，并在罗布泊盗猎野马。

他们这次来，伪装出一副善良的嘴脸，对上次发生的不愉快表示道歉，并向李大奎表示作一些赔偿。他们蹩脚的汉语和小丑似的表现让在场的人感觉很好笑，他们把一小包钱倒在李大奎住的地窝子的通铺上。

“这是俄国的卢布与你们的袁大头一样好用，你们要袁大头也可以，我出比金课局高出 3 倍的价钱……”

“我们不卖给你们，你们走吧！”

李大奎看着这些人就两眼冒火。

“我的上帝啊！阿门！这里没有人能够买得起，你们拿了钱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就是把这块狗头金扔进额尔齐斯河里也绝不卖给老毛子，”在淘金人的愤怒声中，巴普罗夫斯基带着人走了。

李大奎、火凤凰等人知道这帮俄国老毛子绝不会善罢干休的，所以他们商量后决定，为防止夜长梦多，将狗头金卖给金课局，并决定让李大奎第二天下山到金课局去联系。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火凤凰和李大奎当天夜里便将狗头金和沙金转移到一个山崖下藏起来，这个地方是多年来火凤凰藏金子的地点，从来都是万无一失，由于是夜里不敢点火照明，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方位、记号只有火凤凰一个



人知道。李大奎对此处只有个大概的印象。

七

李大奎从金课局回到矿上已经是第三天的早上了。他在离金矿还有两里远的路程,就听到,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李大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随即加快了脚步。

李大奎远远地看到他们住的地窝子前围了好多人,有人在嚎啕大哭。十几个淘金人的尸体已经僵硬了,死者中除李大奎的兄弟二傻等几个人外还有八个河南来的雇工。住在离金矿较远的几十个淘金人,都阴沉着脸,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大家的眼睛里除了悲痛还夹杂着愤怒。

一个年长的金客子对李大奎说:“有人堵死了门用烟火熏死的。”淘金人住的地窝子实际是往年淘金遗弃的旧金洞,洞门口一坍塌很容易被堵死,淘金人住的是通铺,铺的是芦苇和稻草,很容易点燃。

这场劫难火凤凰也没有躲过,她是在熟睡之际被人用手掐死的,很显然,她作过挣扎反抗,但是没有成功,床上的被子被她用脚蹬出去好远。人死了手里还抓着一张带有骆驼和狩猎图案的画……

现场十分凌乱,她的房间被人翻腾过。

凶手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就是冲着那块狗头金来的。

老尕说:“大奎,这一定是老毛子干的,他们杀了人抢走了金子,我们一定要报仇呀!”

杀人者是冲金子来的很显然,他们杀了人并没有抢到金子,因为藏金子的地方只有大奎和火凤凰知道。李大奎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没有说,心中燃起了复仇的怒火。

当天李大奎带上走驼用的飞镖,只身下山了。他要用老毛子的人头来祭奠火凤凰、二傻和死去的弟兄。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让他一整天都没有说话,傍晚时,李大奎到了山下。

当晚,李大奎便潜入了俄国驻阿勒泰领事馆,循着灯光,李大奎悄悄来到窗下,曾经带老毛子到金矿的翻译与老毛子的一番对话让李大奎吃惊不小。

“狗头金究竟到哪里去了?”

“坏了,有可能我们上了老尕这小子的当了,我们被他利用了,他在借刀杀人,得了狗头金跑了……”

……

第二天,俄国领事馆炸开了锅,三个老毛子和一个翻译被飞镖击中而夺命……

凶手不知去向,外界纷纷传言,老毛子在大金沟杀了十几个人夺来的狗头金又被江洋大盗从老毛子手里夺去……

还有人说,从老毛子手里夺狗头金的大盗是一伙从中原来的飞贼,昼伏夜出,飞檐走壁个个身怀绝技……

也有人说,是老毛子内部人干的……

社会上流传着多个版本……

但是,数日后,人们在火凤凰和十几个被害的淘金人坟前看到了老尕的人头……

从此,狗头金成了清末民初的一桩谜案。

李大奎也从此不知去向。

八

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树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没有人为几个淘金人的性命给予太多的关注。因为,每个淘金人都有一段悲烈的故事或者难以抹去的记忆。

但是,在阿尔泰山脉的百里金沟里,那块重4000克的狗头金的下落成了一个一传十,十传百的不解之谜。至于那十几条人命,淘金人也只会摇摇头,轻轻地叹口气:

“人为财死啊!”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金价上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黄金生产与黄金储备。年产量最多的是南非和苏联,其次是加拿大、巴西、美国。西方估计,中国1986年的黄金产量居世界第六位,属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

沉默了几十年的金山开始热闹起来了。清澈了30年的金河水,逐渐变得浑浊起来了。猛然间,慕“金”而来的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阿勒泰集结。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金客”来了,新社会才出生、从没见过金子的人也来了。

几十年捧着“铁饭碗”的人也来了。

居住在荒凉、贫穷、落后的西北的穷人来了,生活在沿海开放城市的特区富人来了。

背着被褥、怀揣着干粮的人来了,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的人也来了。

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来了,姿容出众的女人们也来了。

文盲来了,有大学文凭的人也来了。

……

从1985年到1991年,每年春节过后,乌鲁木齐发往阿勒泰的长途汽车的客运量激增,阿勒泰各县、市、镇、乡村及交通要道上的大小旅店、饭店客满为患,各级黄金生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各种口音的黄金老板缠的头昏脑涨,而各个黄金检查站前,被扣下的各种车辆排成长串,大批采金人员四散在检查站前,蓬头垢面,狼狈地喝着生水,啃着干硬的馒头。

群采伊始,采金人员的进山手续极为简单,

一张盖有红印的介绍信和5元钱即可办成(5元钱为办理“边境禁区通行证”押金,交回该通行证,如数退还押金),进山之后,就可以走遍采金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采金。

1981年5月,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进了阿尔泰山的大金沟一带,东走西转,不像游客,也不太像淘金客,看穿着打扮也不像科考的学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穿着,说一口山西话。在山里一转就是一个多月,时间久了,山里的有些淘金人便和他有了一些交道,比如借宿、吃饭、问道。此人分明从这些人的眼睛里看出了对自己的疑惑,别人不好问,他也不说。

渐渐地人们发现了,这个内地来的汉子,好像对阿尔泰山里的岩画很感兴趣,因为他去的地方都是有岩画的悬崖峭壁。

在阿尔泰山脉的一些悬崖峭壁上,遗留下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据文管部门考察,最早的岩画是两千多年前的匈奴、契丹、突厥、蒙古及哈萨克人留下来的。岩画的内容大部分是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狩猎的场面。岩画风格,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大多是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觅食、奔跑以及人类狩猎、淘金的场景无不入画。有的栩栩如生,也有的比较笨拙、粗糙。这也许是人们对生活热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抑或是一种庆典的风俗,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替代的文化传播手段。

这个中年人的心思好像又不在岩画本身,他每发现一处岩画,先是欣喜若狂,走近了看却不仔细研究或者考察岩画,只是轻描淡写的看上几眼就了事,而他却对岩画周围的峭壁、石洞、石缝之类的地方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开始寻找什么,最后很失望地离开。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最



后,中年人垂头丧气的下了山,走进阿勒泰地区黄金缉私队。

九

在黄金缉私队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来历。他叫李山娃,是为完成父亲的遗愿来的。

“警察同志你们听说过,1909年11月的那起狗头金谜案吗?”

缉私队的几个民警点点头,然后,给他倒了杯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李山娃。

“在那起劫难中,大金沟的金老板火凤凰被害,十几个淘金人遇难,几个俄国人被杀,4000克重的狗头金和2000克沙金不知去向,当事人李大奎失踪……”

李山娃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阿尔泰山淘金人传说了近七十年的那宗谜案。

“那个叫李大奎的骆驼客就是我父亲……”

人们像是在听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听着李山娃的讲述。

当年,李大奎连夜进了俄国驻阿勒泰领事馆,在窗下偷听到俄国人巴普罗夫斯基说,他们被老尕利用了经过。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老尕勾结老毛子干的,他们杀了人没有找到狗头金,开始狗咬狗。

一怒之下,李大奎用飞镖杀了三个老毛子和一个翻译后,连夜返回到了山里,杀了老尕。

原来,老尕跟了火凤凰多年,在火凤凰跟前,摇头摆尾地伺候火凤凰,就是想财色兼收。然而,火凤凰是个带刺的玫瑰,老尕很难把这个女人的心拴住。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了程咬金,李大奎的出现,让老尕彻底失望了。当金矿

挖出了狗头金,他便心生歹念,想借助俄国人杀了火凤凰和李大奎等人,没有想到,李大奎下山去金课局联系卖掉狗头金的事,避开了那场劫难。

老尕与老毛子杀了人并没有得到狗头金,老尕便想把责任全推到俄国人的头上。

李大奎杀了老尕后,为了躲避俄国人的追杀,就跑进了山里,准备等事情平息了,再去取金子。谁知,时局动乱,他一直不敢露面,在阿尔泰山里他东躲西藏地过了几年,一直没有机会,由于思乡心切,想先回老家躲几年再说。

李大奎回到老家,一待就是几年,其间想来阿勒泰,还是由于时局的原因,没有动身。后来,岁数大了,就再也不能来了。

他在暮年,把他在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告诉了小儿子李山娃。

由于当年他与火凤凰藏狗头金是在晚上,他只有个大概印象,火凤凰死的时候手里抓着一张纸画,画上的人物是山里岩石上常见的那种。

李大奎心里当时就明白了金子就在一幅岩画下面。

李大奎临终前,嘱咐儿子李山娃找到那些金子就上缴政府,那可是几十条人命啊!

李山娃在山里找了几个月也一无所获,阿尔泰山里的岩画随处可见,到哪里去找啊?他就只有把寻找狗头金的事交给政府去做……

后来,政府有关部门也曾经派人进山寻找,几次都一无所获……

至于那块狗头金和那些沙金就永远地成了一个谜……





在很久以前一个“大漠孤烟直”的黄昏，一支驼队几十峰骆驼叮叮当地从和田出发返回中原，这本来是中原商人完成了一次普通的西域之行，踏上归乡的路程。然而，这次不同的是，驼背上驮的是一种产在和田的奇石，就这样那叮当的驼铃声无意间敲开了一条“玉石之路”。穿河西走廊，过秦晋大地，一路向东，将玉石文化的神秘面纱，像清风一样轻轻撩开，于是，中原大地的王宫贵族们沸腾了……

在这条漫漫玉石之路上，传颂着美丽动人的玉文化故事。在仰韶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均有大量的新疆和田玉制成的玉器工艺品。古代传说中西王母向尧、舜、黄帝献玉送宝之说，也是新疆玉石东进内地的生动写照。《晋书·律历志》上载：“黄帝作律，发玉为管”。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玉器，有一千二百余件，其中妇好墓中出土的七百五十五件玉器，经科学鉴定，大多数为和田玉制品。《逸周书》上记载，商纣被灭“凡武王俘商归玉亿有百万”之说。尽管在统计数量上有夸大之说，但确实反映出了当时玉之盛多和这条玉石之路上的兴旺繁忙景象，令今人可想而知。与此同时，玉石之路还向西延伸到中亚地区。据乌孜别克史册记载，公元前二千年，新疆玉石已在那里出现。姚立华先生在其《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1933年）中指出：“在巴比伦、叙利亚古址发现之器物所用之玉，及中亚细亚以至欧洲诸国发现之石器时代所用之玉，皆当为于田产物”。由此可见，《史记》中记载的西汉张骞通西域实际上走的是玉石之路，经他凿通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应该命名为玉帛之路。通过这条“玉石之路”，新疆出产的和田玉向东输至祖国内地，形成

